

F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

自己要拥有一桶水

□倪西赞

我小有名气后,很多学校常邀请去讲写作课,我当然不会推辞这些好机会。每个周末我都不在家,父亲从乡下来城里半个月了,我都没好好和他说说话。

一天,因为身体的缘故,我讲完课早早回到家里。沉默良久的父亲突然问我:“孩子,周末都在忙什么?”我说:“给人家讲课,赚钱。”父亲问:“你讲的课是你所学的专业?”我答:“不是,是我自己的写作心得和技巧之类的。”父亲又问:“不是你的专业,你能讲得好?”我说:“这个您放心,每节课我都能赢得热烈的掌声。”父亲说:“你能不能带着我也

去听一听?”我感觉父亲是在质疑我,为了让他改变对我的看法,我答应了他。

那天,当主持人介绍我是本省著名的作家后,台下的学生和老师热烈鼓掌。由于父亲的缘故,我在台上使出浑身解数讲课。我自以为,这堂课是我所有的课中最精彩的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开着车高兴地问父亲:“我讲得怎么样?”父亲淡淡地说:“不怎么样。”我有点生气地问父亲:“您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父亲说:“我不懂你讲的东西,可我只听到两次掌声,一次是在讲课前,一个是在讲课后,中间没有掌声,你说你讲得好

吗?”我沉默了。又一个周末,父亲让我开车送他回乡下,顺便帮他种一下花生。我答应了。父亲在地里先刨坑,把花生粒一颗颗点种在坑里。我负责去河边挑水上来,用水瓢向一个坑一个坑里倒满水。种到最后,地里还剩十几个坑,我手里只剩一瓢水了。再去河边挑水,太远,我不想去了。我灵机一动,把瓢里的水均匀倒在十几个坑里,每个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算是完成任务。这个动作自然瞒不过父亲的眼,他很生气地夺下我手中的瓢扔在一边,问:“你是在欺骗自己还是在欺骗花生?花生的种子喝不饱水,发不了芽,会死的。那么多坑,你才给一瓢水。你要给每个坑一瓢水,自己手里先要有一桶水。”父亲说着,抓起扁担,勾起桶,自己去挑水了。我愣在那里。

父亲挑水回来,把每一个坑都灌满水,这才舒了一口气。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种地和讲课一样,不能糊弄。”我重重地点点头。

回到城里,我再也没有去讲课。每天只要有空闲,我会埋头读书。

是的,给人一瓢水,自己先要拥有一桶水。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这样的心境,就是汉高祖唱《大风歌》的心境。

其实这种悲慨的意境,人们常说的是老杜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是杜甫晚年的作品,当年他大约五十六岁,漂泊到夔州一带,重阳登高,面对肃杀秋景,有感于怀,遂提笔写下这一首七律。风急天高,猿声凄凉,诗的感情基调沉郁悲哀。萧萧落木,无边而下;不尽长江,滚滚而来。寥寥几笔,就把肃杀凄凉的秋景写得气势宏大,令人触目惊心。“万里悲秋”,然而又想到了自己的一生是漂泊流浪,贫病交加,风烛残年之时,独自登高。君不见长江边高台上那一位步履蹒跚的瘦弱老人独自站着面对滔滔江水满目哀凉,这怎么不让人可怜?艰难苦恨又增添了花白的鬓发,满腹愁绪欲借酒来排遣,不料潦倒新停浊酒杯啊,因为有病戒了酒,竟是不得抒怀。此诗正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悲慨的表现。

每次看谢先生的书法,心中冒出的必是老杜之《登高》,艺术总是相通的,虽是萧条异代,但文心不改,谢先生的书法与《登高》多有冥契之处。

谢先生的一生,是理想贯骨的一生,但现实的残酷使他晚年才稍有安顿,这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使他怎能不心生慨叹?多少竖子浪得虚名,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耿立编著

多少名利之徒奔经在晋身的路上,这就是世间的应用之意?在夜深人静之时,或许谢先生对人生产生过怀疑,也许那时就有子规夜啼吧。谢先生悲慨的不只是自己之私,而是心生怜悯,洞世而不弃世,直面惨淡的人生,“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于是书法在先生的腕间汨汨滔滔而作。

我想起钱钟书《谈艺录》的开篇:“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少陵所谓:‘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每为感怆……立锥之处,盖头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识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婵娟子’也。”这是钱先生的夫子道白,但我们读出的不只是凄凄切切、苍苍凉凉,而是在“立锥之处,盖头之茅,皆非吾有”之外,非仅叹一己之穷愁失途,而是一种人生宇宙大苍茫外

的悲慨,是一种振作前的情感,用这来形容谢孔宾,可说是妙合无垠。

晚清以降,书法与我们民族的苦难相伴相生,古、拙、重、大、沉郁顿挫成了大家的追求,而逸兴淡雅的美学风致走向了边缘。应该说谢先生的书法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进程里的一种独异的存在。这种书法来自生命,不只是雕琢于技巧和形式,这种书法里有苦痛、有温度,是在人间的书法;这种书法关乎时代痛痒,对时代的苦痛抱有我在现场的态度,是一种介入的姿态。这是一种以人生生成的艺术、以艺术为人生苦闷的象征,谢先生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桀骜不驯的傲骨与凛凛生气的书法之“境”。

谢先生认为书法,不只是“写字”,而重内涵,在书理研究上也是苦心孤诣。一曰“方圆”。他认为,各种字体的轨迹皆源于天圆地方、山峙水流、日

N 耐人寻味

airenxunwe

完美无味

□小来

网上曾有这样一个提问:“提升幸福感最快的方式是什么?”点赞最高的回答是:“降低对别人的期望值。”没有完美的别人,只有看开的自己,心简单了,人就不累了。

我认识一对夫妻,结婚多年,仍然相看两不厌。妻子说,起初她和丈夫也会有矛盾,只不过后来学会了各退一步。还记得有一阵子,她特别喜欢吃丈夫公司楼下的卷饼,丈夫连续几天下班后都会买一份回来。

可有一次,丈夫因为加班忘了买,妻子就发了脾气,觉得丈夫连自己这点小要求都做不好,两人一晚相顾无言。

第二天,妻子静下心来一想,的确是自己要求太高了。即使是夫妻,也不能逼迫另一半来满足自己的期望。

那天晚上,丈夫依旧加班,妻子这次却没有让他买卷饼。丈夫下班后,发现卷饼摊已经关门了,便转身走进一家花店,为妻子挑选了一束玫瑰花。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学会了降低期望,生活中反而处处是惊喜。”放弃对他人的高要求,别人轻松,自己也舒服。

表姐身边就有一位至交好



友,两个人平常都忙着上班、带娃,很少有时间聚会。而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全是在对方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表姐家孩子出生,朋友就算买站票也要来道喜。表姐也曾经请了一星期的假,帮朋友陪护病危的父亲。两个人的交情,到现在已经足足维持了二十年。

表姐说:“我俩从不抱怨对方有好事怎么不想着自己,反而是,有用得上我的地方,一定要开口说。”

和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无需过多言语,就能知你心酸;不必委曲求全,就能收获万般自在。不懂你的人,交往越久越心累;懂你的人,交往越深越温暖。我们终其一生想遇到的,不过就是一个知晓自己的不完美却仍愿意包容的人。人生百味,若是要求事事圆满、件件如意,只会索然无味。

追求完美,身心俱疲,万事求缺,更显大智慧。与人相处,如果感到格外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受益,那一定是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唯有和这样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才无需伪装自己,不必计较得失,心安舒坦。

的前后,又挥洒一通,先生说:人生万象遇之于目,听之于耳,感之于心,而后应之以理,动之以情,而升华为境——此新意境也;于是人以韵律之以辞采之华章生焉;于画家随类赋彩笔墨成形画幅成焉;于书法家笔情墨趣立之骨骼润之以道,一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以无法之法是为至法,华滋粲然妙造天成而为墨宝也。

这是先生的夫子自道,先生活的是人间的大道,是一种属于自己的自信和豪迈完成自己的书写,这种裁成一相的功夫,就是删繁就简,就是减之又减。于是这种属于先生的书写,不是对碑和帖的膜拜,而是对碑和帖的颠覆。如果没有这种对传统技法的清理,就无从获得大自在,先生膜拜的是无法之法的大道,以此来陶写自己的勃郁之气和内在的悲慨。

先生不喝酒,也不善茶道,陪伴的是香烟。先生不拜佛,不参禅,远离老庄。

但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书法是逝去的踪迹,也是后来者扣访重临的路径,老子描写的道曰返,是回到源头的创造。这来看谢先生,你就知道了先生的独特价值:他是开源的创造。不是所有拿毛笔写字的都是书法家,不是所有拿画笔画画的都是画家,信然!